

戰國策

2-4
13

卷五至
第六冊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

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

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

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

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

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圓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

也。當戰國之時。强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卽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

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
五伯五十籤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
本最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
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
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
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尙存今
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

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疏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塋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塋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塋乃古地字又塋字見亢倉子鵬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愚字亦豈出

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正悉注於旁辨樂水之爲瀆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

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尙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黃君堯圖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旣成屬
廣圻爲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
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敘
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
也高誘卽以向所定著爲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
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
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
爲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
聲續校總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
所萃諸本旣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爲
定本尚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校正

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
堯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
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
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
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敘
錄所云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
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
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大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
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爲戰國
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
一圖四曰詁訓微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

筆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藁牽率未
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爲一編俾相輔
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堯圃其以爲何如
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